

目 录

记木里的末代土司·····	(1)
我所知道的木里黄金开采情况·····	(8)
解放初期党对木里进行的工作·····	(14)
木里县宗教(喇嘛教)的形成及寺庙的建设情况···	(39)
木里大事传记片段·····	(49)
木里从封建制度形成到解放初衙门的大仗衣简况···	(56)
忆木里的平叛斗争·····	(60)
政协木里藏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沿革(续)·····	(83)
回忆木里二区平叛情况·····	(89)
我所知道的佃班情况·····	(93)
解放前木里的商贸情况·····	(96)
木里宁朗铁矿·····	(111)
三桷垭消灭国民党残部·····	(115)
大喇嘛“转寺”·····	(120)
一个门公的下场·····	(127)
解放初党在木里的工作·····	(131)
大喇嘛解决边界纠纷·····	(143)
一个为木里解放而献身的上层人士·····	(147)
——记王门公佩楚取典的事迹	
俄亚百姓的苦难·····	(153)
木里贵族八尔家及普通藏民的新年礼仪·····	(157)
木里八尔老爷家的家庭教育·····	(168)

米吉活佛安定东朗一带秩序.....	(174)
苏联专家来木里.....	(177)
木里百姓深受外来商人剥削.....	(182)
王治安其人.....	(184)
古冬.....	(189)
木里奉送西藏贡礼两次被劫.....	(191)
木里末代八尔老爷林甲镛.....	(196)
米吉活佛平息水洛边界混乱.....	(206)
建立西康木里小学.....	(211)
建国前木里出版、发行概况。.....	(214)

记木里的末代土司

夺取荣品、阿仲文藏语口述
呷绒拉姆 汉文笔录
刘先进 整 理

经笔者走访木里末代土司项培初扎巴（即二十一代大喇嘛）和曾在解放前后与他共过事的夺取荣品及阿仲文同志的回忆，其经历追述于下。

项培初扎巴，男，生于一九三三年，其父次称巴登，母朗降拉初系木里世袭贵族八尔阿娘家的嫡生女儿，项培初扎巴与项扎巴松典、八尔斯丕老爷林甲铺系亲舅侄关系。

一、八尔斯丕无子，项培初扎巴出任大喇嘛。

一九四九年，全国即将解放，西康宁属地区的政局风云变幻，国民党统治即将全面崩溃，消息传到了木里，当时执政的第二十代大喇嘛松典春品，听其表妹吴香兰（国大代表）的游说后，急于辞去大喇嘛职务，便亲赴西康省府康定求刘文辉批准后，其便辞职下野了。

在选择何人接替松典春品，继任木里第二十一代大喇嘛的问题上，木里政教上层颇感棘手。因为木里历代接班的规矩，应由八尔斯丕世袭贵族家，选一青少年男子出任，无奈他家没有嫡生男孩，遂遵循“没有男孩可选亲戚中嫡亲外甥出任”的又一规矩，选中了项培初扎巴任木里第二十一代大喇嘛，其时年仅十五岁。

二、自幼入寺为僧，多处拜师求学

一九四一年，项培初扎巴年七岁时，即被选往木里大寺剃度为僧，攻读藏文。一九四四年，其舅项扎巴松典卸去十九代大喇嘛职，在苦巴店新修私邸蜚居后，接项培初扎巴到该地居住了两年，继续学习藏文。一九四七年，他又被送到瓦尔寨大寺，拜木里第九世活佛甲央旨古为师，在其座下继续学藏文。

三、上任伊始，即遭兵祸

一九四九年，项培初扎巴在康坞大寺，正式就任木里第二十一代大喇嘛，不久，国民党溃败之军的田中田师长，率残部近千人经保波、白碉、三桷垭流窜到康坞大寺，沿途烧杀抢掠，三桷垭小经堂被焚，康坞大寺喂养的菩萨鸡，全部被败兵们杀吃一光。项培初扎巴及其手下官员王门公等，为避乱兵骚扰，躲进深山藏匿。

四、残民败将鼓吹应变，大喇嘛推诿拒绝

同年，在田中田部窜入木里前，国民党胡宗南部四名败阵军官，由沈焕章陪同窜来木里，在上层中游说，要求木里效法盐边诸葛绍武土司，组织兵力，准备应变，抵抗人民解放军，并送给项培初扎巴一支卡宾枪。木里政教上层曾召集会议，就“应变”一事作过商讨，因事关重大，大喇嘛、三大寺首脑，以及卸任后仍操握木里大权、国民党曾封为中将司令的项扎巴松典等，不敢表态而含糊其词，相互推诿，未作正面答复，“应变”计划即以告吹。

但木里方面也送骑马一匹，马鞍二套给四名胡宗南的残余军官，并派夸色登巴将他们礼送出境。

五. 西昌专署代表初赴木里

一九五〇年，项培初扎巴按大喇嘛规矩，从康坞大寺移往木里大寺。

一九五一年，解放后的西昌专员公署，派穆文富（藏族，现凉山州人大副主任）和冕宁县开明人士龙晴初委员来木里。中共西昌地委、西昌专署领导，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的木里极为重视，对木里政教上层人士极为关注，所以派穆、龙二人前来木里，向民族上层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争取、团结工作，商讨邀请木里土司项培初扎巴，出席盐源联合政府成立大会之事。

大喇嘛项培初扎巴，在木里地方上层和百姓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行政首脑，是“木里王国”的君主。听说他要离境外出，在木里上下一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穆、龙二代表同活佛甲央旨古、八尔斯丕贵族家的八尔老爷林甲庸多次商谈，再三解释，但木里上层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仍顾虑重重，担心项培初扎巴赴盐源会遭不测，甚至怀疑会加害于他。于是改派王门公率三大寺政界首脑古擦各一人，宗教官员拉察各一人，以及大仲依（土司衙门秘书长）夺取益西，等四十余人组成代表团到了盐源，受到了驻盐源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列队夹道欢迎。

木里代表团出席了盐源县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后，在盐源旧县府所在地——卫城，召开了盐源县联合政府成立大会，项培初扎巴被选为盐源县联合

政府副县长；王门公、夺取荣品、杨都扎巴、巴登立巴等当选为联合政府委员。盐源驻军首长和政府的领导，每天下晚都要到木里代表驻地看望，同代表们促膝谈心，耐心细致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消除他们由于国民党和历代统治推行民族压迫，实行大汉族主义，而形成的恐惧心理。把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的和煦春风，吹拂到了木里这块闭塞的地方。

六、项土司赴祖国内地参观

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迅速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正确执行了“团结上层，发动群众”的政策，对民族上层，不仅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且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以开阔眼界，消除顾虑，打通思想。项培初扎巴等一行七人，应西昌专署邀请，参加了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历时九个月，前往成都、重庆、上海、北京等地参观。参观团在重庆时，受到邓小平、贺龙两位首长的接见；在上海陈毅市长亲自接见；在北京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了四川的代表；毛主席、周总理在招待参观团的晚宴上，也亲自到代表们席前举杯祝酒问好。

项培初扎巴于一九五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曾以少数民族代表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参加了庆祝“五·一”节的游行观礼，党和人民给予了他极大的礼遇和亲切关怀。

七. 筹备会成立，协助政府清匪肃特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西昌地委、西昌专员公署派郭代儒为团长有穆文富等参加的工作团到木里，经各族各界代表协商，在木里大寺成立了过渡性的政府机构——县筹备会，项培初扎巴出任筹备会主任。

盐源开展清匪反霸运动，木里上层及广大群众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在三个大寺衙门相继成立了清匪肃特委员会。盐源叛乱匪首熊尔志，宋西平窜逃木里，被木里上层于列瓦境内，锅匡岩深山密林中活捉，送交盐源县人民政府，盐源古柏树土司郎志帮长子，参加土匪被击溃后逃窜到木里，先后投靠项扎巴松典、项培初扎巴，乞求木里方面将他藏匿保护，遭到项培初扎巴等上层拒绝，盐边土司诸葛绍武长子葛加新参加叛乱，窜至左所投靠其岳父喇宝成，喇亲赴木里求木里方面代他藏匿葛加新，木里不仅予以拒绝，还遵解放军来信要求，派苏朗达金、帕若偏初陪同喇宝成赴永宁，与解放军商谈交出葛加新事宜。

木里筹备会及民族上层，在清匪肃特运动中，前后共清查捕获上交给盐源人民政府的土匪，形迹可疑的人共一百余人。受到盐源人民政府和驻军首长的嘉奖，赠给《清匪模范》锦旗一面。

八. 项培初扎巴出任人民政权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以周立志为队长的西昌地委木里民族工作队，协同木里土司衙门、三大寺十八小经堂、各地的佧班、麦色、甲波等地方大小头人，藏、彝、

汉、苗、纳西、布依、傣傣等各民族代表一千余人，在苦巴店召开木里藏族自治区（县）人民政府，正式建立了人民政权，结束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统治制度，揭开了木里历史的新篇章，广大劳动人民，开始走上了翻身求解放的幸福光明大道。

党和人民政府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本着团结民族上层、发动人民群众，逐步培养民族干部的精神，对木里主要上层人士作了职务上的妥善安排，项培初扎巴被选为木里藏族自治区（县）的县长，松典春品、夺取益西、偏初益西出任副县长。

九. 宋代土司在平叛、民政中的进步行动

一九五七年，木里广大各族人民，迫切要求开展民主改革，彻底结束封建农奴统治遗留下来的压迫剥削残余制度。党和人民政府就民政问题，对民族上层执行了耐心、等待的方针，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绝大多数上层人士，表示拥护改革，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明智。但极少数上层人物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挑起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进军木里平叛。木里粮食等物资供应一度较为紧张，项培初扎巴曾积极向国家献卖粮食，支援平叛斗争，仅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粮食科开具的收条一张，即记有收到项培初扎巴卖给粮食科花荞一千八百八十四斤、玉米一千九百二十二斤半、大麦二千七百三十八斤、苦荞三千一百四十八斤半，共计九千六百八十九斤。

民主改革中，项培初扎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退出封建剥削财产，经查，财政科于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

七日，开列的一张他交出的存款及白银和钢洋折合人民币的清单，共计一千零四十五元、因所存历史资料散失不全，项培初扎巴在民政中，主动退交的封建财产，包括骡马和其他牲畜等，究竟有多少就无法统计了。

十. 保送西南民院深造，长期继任领导职务

一九六〇年，项培初扎巴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一九五三年以来，他曾先后担任过木里藏族自治县正、副县长，凉山州政协副主席、凉山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人大代表、木里县人大副主任等职务。党和人民给予了他一定的政治荣誉。一九六二年至六五年，他还被保送到西南民院学习深造。

项培初扎巴，是一个木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统治制度的代表人物，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使他成为人民政权的一位领导成员。这进一步说明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的英明伟大。

我所知道的木里黄金开采情况

夺取荣品	藏语口述
阿仲文	汉语口译
刘先进	整 理

解放前，木里曾以盛产黄金著名，在毗邻川、滇的一些地区也小有名气。遗憾的是目前县内档案中，对木里解放前开采黄金的有关数据、资料，没有完整的记载。现就据我所知，将木里解放前黄金开采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龙达金矿

龙达金矿，位于云南中甸和四川的稻城、木里的俄亚乡交界。该矿在近代历史上，开采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清末民国初年，这次由一个四川人名为米委员的在此办金矿；第二次是伪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他派手下姓陈的总办、高泽函团长，率护矿士兵一团在此采金；第三次是伪云南省主席龙云直接插手，派史华司令官在此办矿。

米委员在龙达办矿期间，曾出过旺金，有一次挖到过猪肝大的金块，鸡蛋大的金块也挖到过好几次。当时的采金方法原始落后，工具简陋，洞井中用菜油壶照明，掘金者将挖下的块石，干砌于矿洞的两壁，名叫“保荒”。因灯光昏暗，能见度低，含有黄金的块石，也被矿工们砌于“保荒”石堆中而未觉察，而被别的矿工发现拣走。又

有金伙们脚穿草鞋在洞内操作，歇班出洞后，将草鞋夹带的泥沙，置金盆内用水淘洗，每次淘得黄金一、二钱的也不乏其人。

米委员还在宁朗的喇嘛山，用水冲雅磨碎矿石后淘取黄金的办法开采脉金矿。当时，喇嘛山的开采规模较为庞大，仅山中一溪流，上下就有水碓好几十个，也修有不少住房。后来，矿山在一次山洪暴发中被毁，人员也有伤亡，无法复工而停办。

米委员所办龙达金矿，在出金旺盛时期，人员骤增，沿龙达河上下金洞不少。地下掏空，耕地垮塌，俄亚地方的粮食，副食等物资供应匮乏，地方秩序混乱，偷盗抢劫层出不穷。当地百姓不愿忍受由于开办金矿带来的困扰，就向木里土司衙门告状，要求赶走米委员等。大喇嘛不愿公开得罪官府，又顾虑自己军力薄弱，于是便假手于人，求稻城出动藏兵，令俄亚百姓暗中帮助，对米委员的护矿军队、矿工和伙役大肆抢劫杀戮，把矿山的人撵到宁朗的甲区，金矿的物资被抢劫一空，运回稻城的物资达几百驮。至此，龙达金矿也即停办了。

刘文辉派陈总办在龙达办矿，共有三、四年时间，此间，还专派团长高泽函率兵一团护卫。当时，四面八方前往龙达挖金，或前往经商者，多达两千多人。但稻城、香城的匪徒常到矿区抢劫杀人，三、五十人成股成群的武装盗匪，不断对矿山袭击骚扰，产金较多的上龙达，矿工们受害最深，坚持不住而奔走，矿洞停采。中、下龙达由于护矿驻军多，又修有高房硬堡，所受骚扰较少，但也曾与盗匪发生过恶战，仅在色苦地方的一次战斗中，矿方就击毙稻

藏兵八人，平时的抢掠也未停歇过。由于矿区不太平，金伙及护矿兵逃跑者不少，产金也不甚理想，加之矿方同当地百姓关系恶化，木里衙门又暗中支持俄亚及附近的百姓反对开矿，唆使他们抢掠矿方的后勤物资，于是金矿日趋衰败，终于停办。高泽霖在撤离矿山时，其护矿士兵在宁朗甲区对随行买卖人和矿工，进行裸体搜查，强行抄没了他们携带的微末的金子。

国民党二十四军总监李先培，率兵杀害米吉活佛时，门公李降别也下马受伤而赴云南治疗。李在昆明治伤时间较长，同龙云方面来往甚密。李门公第二次赴昆明时，龙云向他提出要在龙达开办金矿，并派留美归来的广东人雷博士，随同李门公到木里俄亚一带勘查山场，雷博士在龙达勘察二十多天，返回昆明后，龙云派部下史华（系龙云手下的一个司令官，木里称他史司令）主持开办龙达金矿，史又派一名姓何的委员，从云南带来许多采矿民工，并四方张贴招工布告，各地应招来龙达采矿和经商者，多达两千多人。史华的护矿军队，在龙达河流域驻扎的也达二、三百人。因木里上司对龙云甚为看重，故对史华在龙达办矿大力支持，矿区社会秩序甚为安定。史华也亲自登门拜访稻城东义麦色，俄亚的纳西族木官等矿区附近的头人，赠给枪支弹药，故矿方同地方百姓的关系也很融洽。

龙云在龙达开矿的时间只有一两年，由于产金不多亏损而中止。

二、水洛河黄金的开采

历史上，在木天王统治木里时，曾在水洛河流域挖过

黄金。当地老百姓上自贡嘎山麓起，沿河一带，祖祖辈辈都挖黄金，该河流域也是历代大喇嘛挖金的重点地区，其主要地点是水洛河上游都鲁村附近的容阿西河段。每年农历十月过后，枯水季节一开始，木里土司衙门就要征调水洛几个大村的四百多人，用木头做码头筑坝截断河水，另形渠道把水引走。然后在堤坝下一华里内的河床中间，打十几至数十口竖井挖金。为修筑截流堤坝，水洛每户百姓都要出精壮伙役一人，共几百人历时数月，耗费木料之多，所花工程之大是绝非一般的。由于筑堤耗时长，在洪水未到之前，真正是打井淘金的时间，最长也不足两个月。竖井最深的有十几丈，矿井护壁用元木作成井字形框架，边挖边向下填衬，因矿井低于堤坝水面，井内地下水极多，全靠精强力壮的小伙子，日夜不停地用桶一台一台的提抽。

由于在河床内打竖井，故不需掘进多深就可采金。据闻在清光绪年间，木里十六代大喇嘛昂翁滴立手下门公降初益西在水洛挖金，由于产金极旺，除上交土司衙门外，降初益西本人分得不少，因而他对挖金民伙甚为宽厚，就连水洛的百姓上交土司衙门的黄金课税，也是他给的。他把村民们集合起来，站好队后，二至五钱不等，分别按户赠给百姓。

每到次年开春，贡嘎山顶冰雪融化，水洛河涨水，堤坝、竖井被大水一扫而光。昔日人密如蚁、喧嚷热闹挖金的河床，一下变成了波涛汹涌，激流滚滚的河面。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挖金时间，能出产较多的黄金，其储量如何，产量可观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十八代大喇嘛米吉活佛执政时期，也派古擦益西其

皮，在水洛容阿西河段，照祖传的方法挖金。因产金太旺，自降初益西开始，兴下了规矩，金伙们要在颈项下，拴一个小小的皮口袋，每班拿一点私房金子放在小口袋内，监工们都不予过问。

民国期间，十九代大喇嘛项扎巴松典，派韩门公仍在该地挖金，得黄金约五百两，还不包括金伙们偷拿私藏的。

临解放前，二十代大喇嘛松典春品，派王门公主持水洛容阿西河段挖金，因所获不多，又转移到现在水洛金矿所在地呷姑，也因产金较少，王门公收金不多，就对金伙们苛刻搜查，派人把守洞口，对下班金伙裸体搜身，连祖传下来的规矩，颈项下小袋内的私房金子，亦被搜刮干净。金伙们为此被打残好几个，被打死的也有。

又传，清同治年间，木里发生战乱，当时的活佛被云南大理汉军杨兴从瓦尔寨大寺劫持到中甸。有水洛一藏民丁巴，在大理将活佛救回，木里土司衙门奖赏他下水洛、呷姑两处共八家佃户。丁巴组织不多的人员，在呷姑、容阿西河段的两岸打洞挖金，收获甚丰。丁巴由此财大气粗，身价倍增，进而傲居于水洛地方头人之上。一次丁巴与水洛头人发生纠纷时，将头人的嘴巴割掉，土司衙门要对丁巴问罪，丁巴用大铜茶盘满盘满盘地装满黄金，贿赂衙门官员，大喇嘛也就不追究他了。

三、让别、年脚龟的挖金

让别、年脚龟发现黄金，还带有传奇性的色彩。据说木里大寺的一个头人次称谿立，被派到麦地龙凹多经堂当

寺主（绒班），有人送他一只高山的马鸡，他剖开鸡肚时，在嗦袋里发现几粒黄金，他遂寻根查源，组织民工在让别、年脚龟一带高山小溪两岸淘沙金。每在一处必有收获，附近的老百姓为了要向大喇嘛缴纳黄金，也闻风赶来，争先恐后淘沙金。

米吉活佛派拉擦昂翁品初在让别、年脚龟挖金，收获甚多。松典春品执政时，在该地挖金就无甚收获了。

四. 枯鲁大寺的挖金情况

枯鲁大寺挖金，主要在鸭咀的灌英一带，曾由在水洛负责挖金的门公降初益西操办。据传，金伙们在洞内挖得一块形如钥匙的金块，即迷信为找到了金山的大门，后来挖得的黄金越来越多，洞口悬挂的两双大牦牛角，每天早上进洞，中午就装满了金子。当时产金之旺，轰动了全木里。后来，因迷信挖金太多，会触犯山神，就自动停办了。

因为产金很多，降初益西份下分得不少，他又照例如在水洛一样，用匙羹舀取黄金，按户发给当地百姓。据传，当时盛黄金是用盆子、“冲子”（约盛粮五市斤的木质容器）等家什端来端去的。

降初益西还用自己所得的大量黄金，对木里三个大寺广赐布施。在枯鲁大寺献有黄金的敬神水碗，光是给枯鲁大寺庙顶上的金鼎镀一次金水，就化了八十两黄金，他又拿了几百两黄金布施西藏拉萨各喇嘛寺庙。

解放前夕，大喇嘛松典春品曾两次派差在鸭咀一带挖金，因主办官员办事无能。经营无方，产金较少，加之又被管事的头人揣了腰包，衙门得金不多，遂停止了开采。

解放初期党对木里进行的工作

何照福 收集整理

解放前夕木里的政治情况

木里，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建立木里藏族自治县之前，是盐源县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历史记载，公元前二〇六年——二二〇年属于定笮所管辖，又据《木里政教大事记》记载，黄教于公元一五八〇年传入木里，从此，木里在政教、军事、经济等方面，一直与西藏、青海、西康、建昌、云南等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第一代大喇嘛统治木里到解放时已有二十一代大喇嘛。历代大喇嘛，都是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权制度，并且十分重视军事建设（特别是十九代大喇嘛更加注重军事）。因为用宗教不能实现其统治时，就用武力进行征服。其重视军事，不仅为了巩固内部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预防云南、四川各种势力入侵木里。其在千方百计购买武器，加强军事的同时，还派员四处活动，掌握情况和拉关系，但始终保持独立，非常谨慎地对待各个方面。其目的是要利用各种势力，帮助自己独立生存。因若某一势力要入侵木里，则其他势力便进行干预，使各方面的势力对于木里，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木里解放前确实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名为盐源县之一部分，实则不为所制，故人称“独立王国”，自称“木里世界”或“木里国家”。在宁属上司中，木里土

司要算势力最大的土司之一。据说木里土司曾企图脱离四川省的管辖，自称直隶中央。木里历代大喇嘛都要派员向中央政府上贡，如第十八代大喇嘛米吉活佛，曾于一九三一年（民国三十年），派藏文秘书董明祥，汉文秘书田大勋到南京向蒋介石进贡，受到蒋的接见。木里呈送了土特产等厚礼后，蒋亲自批示：“发枪百支，弹药百发”。木里大喇嘛对其他国民党要员也要进行讨好，一九四八年八月，曾派门公王佩初取典到西昌，晋见警备司令贺国光，献黄金十两，骑马十二匹。对刘文辉、卢汉、龙云、宋希濂、薛岳等国民党要员也有联系。

由于大喇嘛派员到处活动，加之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因此，国民党也看重了木里的力量，先后委任木里大喇嘛为彝务指挥官、游击司令、两盐、九龙、打冲河一带的中将江防司令官等要职。特别是解放前夕，中统特务吴香兰，从甘孜来到木里大喇嘛身边，活动了较长一段时间才离去，军统特务沈焕章，也曾多次到木里活动，第一次是一九四八年五月，沈到康坞大寺找大喇嘛，洽谈有关在木里建立反共力量事宜，预谋要在木里成立一个大队，三个大寺分设三个营，便于相互呼应。第二次是一九五〇年初，当时解放军快到西昌，沈带着电台长、叶马德华（据说是美国人）、候主任等到木里，准备实施他们早有预谋的计划，因解放军进军神速，正当大喇嘛派出的代表，准备出发去西昌接受其反共任务时，沈的电台收到西昌已经解放的消息，其阴谋未能得逞。